

许哲瑜：第三只脚背后的人生

SapphireThe Art Room

许哲瑜最近在比利时。

按计划，他在那儿参与为期两年的驻地计划，并将在今年年底举办展览。不过，受疫情影响，近期的拍摄工作不得不搁置了。

“（这）或许是冷静的时机。”他说，“很多事都太快了。”



艺术家许哲瑜

(图片由艺术家提供)

许哲瑜出生于台北，在台南生活十年。2010 年摘得“桃园创作奖”首奖后，他的艺术生涯就不曾停歇：十年里，他举办过五场个展，参与了四十多场群展；他拿了不少奖，也拒绝过领奖；他自学动画，但五年前的《麦克风试音：致信黄国峻》（下称《麦克风试音》）至今被人记挂；近几年，他几乎以一年一部的创作频次，完成了《重新破裂》《穿颅透写》与《副本人》，每一部都在延续和完善创作内核。

许哲瑜的作品往往围绕某个公共事件展开，一则案件、一条新闻或一个历史片段都曾被转换为作品的一部分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阐述“动新闻”对其创作方式的影响。如今，这种简易的 3D 动画形式已被多家大陆媒体采用，而在十一年前的台湾，其主要功能是用以传播真实发生过的凶案或暴力事件。对此，当地媒体曾对动画的主题展开讨论，其中不乏谴责之声。

许哲瑜坦言，最初的“动新闻”的确有博人眼球之势，而自己的早期作品的确从中取材。然而，经过逐年的创作实践，他开始对个人记忆和公共事件的关联感兴趣。



作品《副本人》（2019年）
单频道录像
（图片由艺术家提供）

去年展出的《副本人》便是一例。该片主角张忠义是台湾第一对经手术成功分离的双胞胎弟弟。四十一年前，已经三岁的兄弟俩被推上手术台，整个分离过程通过电视频道全程直播。此后，他们如同跌落至“楚门的世界”，不断在公众的目光中转换各种身份，私人的、自己的、公众的、社会的。

“我感兴趣的是，一个公共事件如何通过媒体传播，转变成公共记忆。”许哲瑜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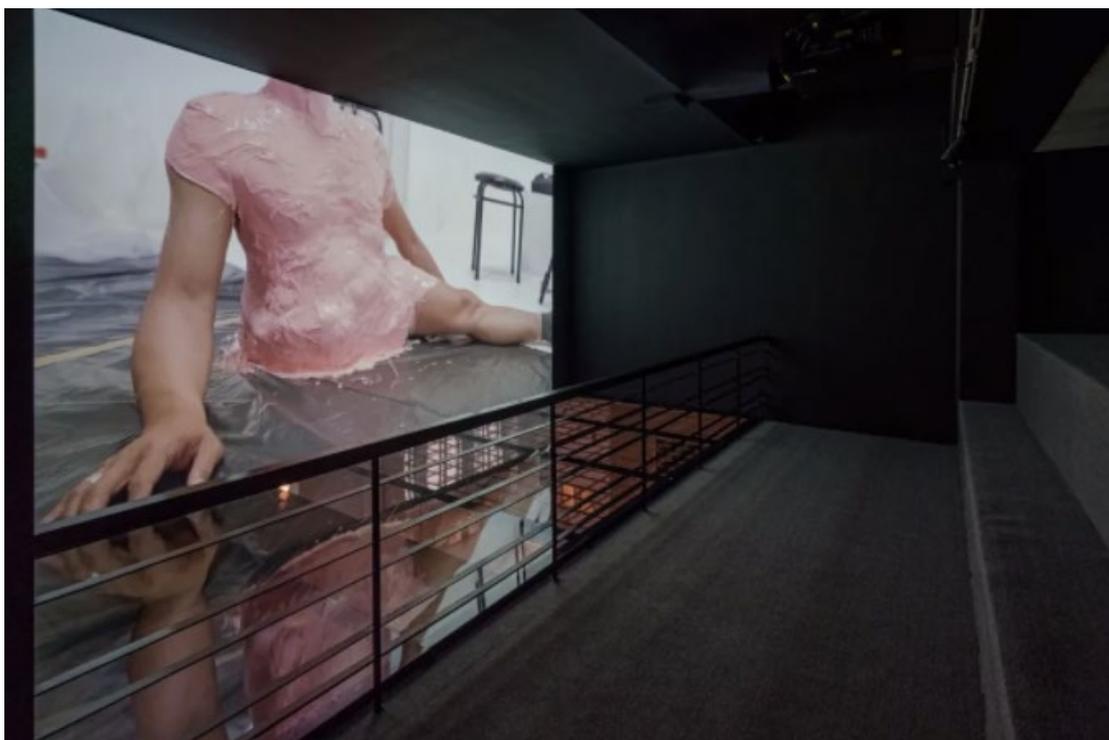
看过他作品的人，大概都能体会到旁白和对话的分量。无论是《麦克风试音》中不曾露面的陈琬尹，《穿颅透写》中的3D动画师，还是《副本人》中的张忠义，他们的言语点缀全片，有些好似是对作品的解说，有些听起来又与画面的情景毫不相关。

言语与叙事或是许哲瑜作品具备“亲和力”的原因，即便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。毕竟，在一众讲究观念、无剧情、无对话的影像作品里，需不需要“说个具体的故事”好像不那么重要。

透过屏幕，向观众说件“芝麻小事”，很多台湾电影导演深谙此道。那，当代艺术这么做能成立吗？

《麦克风试音》已做出回应。

可许哲瑜还在寻找答案。



作品《副本》（2019年）
“2019年‘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’入围艺术家作品展”展览现场
（作品由艺术家提供
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惠允）

对话许哲瑜

分割还是保留？关于《副本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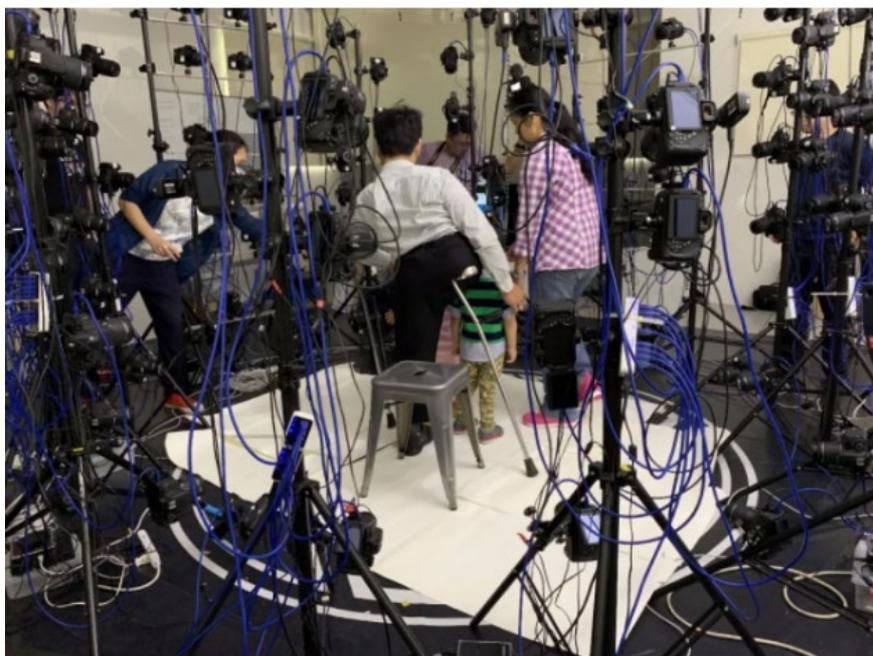
Q：《副本》的创作起点是？

许哲瑜：这要追溯到上一部作品《穿颅透写》。那部作品和兄弟情感、兄弟记忆相关。里面有一组镜头——我哥哥和嫂子蜜月时去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，那里有一区专门展示连体动物，我看到后，就联想起兄弟情感这件事。这听起来好像关联不大，但人们谈到双胞胎，就会幻想他/她们之间是不是存在心电感应，会好奇那些同卵的身体记忆会不会延续到往后的生命里。带着这些疑问，我拍了《副本》。

Q：对忠仁、忠义事件，你个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这些想法最终怎么落实在作品中？

许哲瑜：一个事件如何通过媒体传播，转变成公共记忆，这是我感兴趣的部分。

我觉得,从(分割手术)被媒体直播开始,他们就是媒体的受害者了。媒体非常暴力地使用他们的身体。那场手术不仅是医学实验,还牵扯到政治宣传。这是不道德的。在这个环境下,忠仁、忠义的身体已经不只是个人的身体,同时也是媒体的身体、政治的身体。他们作为台湾(上世纪)八十年代的标志性人物,时常与政界或演艺界人物接触,与一些宗教团体关系也很紧密。或许说,他们是活在“媒体世界”的人吧。





上图：100 多台相机同时对张忠义的身体进行 3D 扫描

中图：采用翻模的方式重建张忠义的手部

下图：用翻模后的张忠义的身体做成雕塑

“2019 年‘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’入围艺术家作品展”展览现场
(图片由艺术家提供)

在这件作品中，我同时使用两种方法——翻模和 3D 扫描来重建张忠义的身体。

三岁以前，他们的下半身一直连接在一起，两个人各有一只脚，中间的第三只脚是共用肢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同时控制它，都能感受到这只脚的感觉。

对我来讲，“第三只脚”有一种“选择”的意味：从法律上来说，他们是两条独立的生命；但从第三只脚来看，它又来自同一个身体。所以到底要不要分割？这在当时不仅是医学层面的讨论，也是由当时的官员、政界去决定和角力的。手术时，医生选择废弃第三只脚，同时分配体内的脏器。这不仅是医学问题，也涉及到道德伦理。比如，生殖器官只有一个，该给谁？要是给了哥哥，弟弟就是牺牲者。反之亦然。

做作品时，我想知道第三只脚是左脚还是右脚，但台大医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。它只描述两件事，一、这是共用肢；二、这只脚没有指纹。所以，我最后复制了忠义的左脚，完成了雕塑。



“2019年‘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’入围艺术家作品展”展览现场
(作品由艺术家提供
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惠允)

Q: 《副本人》的运镜比较直接和质朴，有些接近于纪录片，这是你追求的镜头语言吗？

许哲瑜：我没有经历过学院的电影训练，倒不是有意去追求朴素，可能是我不太会拍吧。（笑）

这部片子，我有请摄影师来掌镜。有些地方他拍得实在太好，我反而剪掉了，因为感觉那不像是我的作品。比如，有一幕是拍张忠义走上机车、骑上去，下一幕是他骑车绕圈。原来的运镜更流畅，摄影师通过拍摄张忠义身体的各个部位，来捕捉他发动车子的过程。我第一次看这一幕时，觉得这镜头我要定了。但后期剪辑时，觉得太厉害，反而不像是自己的东西。

我不是要追求朴素的运镜，而是想要达到纯粹的影像感：有些“电影感”，也有些“纪录片感”。（无论）“电影感”太过，或“纪录片”感太过，对我个人来说都不太好。



作品《麦克风试音：致信黄国峻》（2015年）

单频道录像

（图片由艺术家提供）

《麦克风试音》：一份无法回应的“信”

Q：《麦克风试音》是你第一件配上旁白的影像作品，它叙事性很强。作家黄国峻和片中三人在逻辑上有什么关联？

许哲瑜：刚开始构思作品时，并没有考虑加入文学的部分。《麦克风试音》从2013年开始拍，一共拍了两年，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的成果，中间的改变是很大的。

一开始，我只是想拍摄我身边三个朋友的故事：袁志杰，我高中时期开始最“铁”的好哥们；陈良慧，我的前女友，拍这部片子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；罗天好，袁志杰的女友，现在是他的老婆。找他们三个当主角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最亲密的人，但这个理由对观众而言不那么重要；另一方面，这种看似随机的选择，他们的故事和我也有相连的部分。我想，他们是不是可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记忆？比如，我们的青春都相伴着父母离异、情感疏离甚至亲人的自杀。

在作品中加入黄国峻的线索是陈琬尹的想法。最初找琬尹合作是很单纯的——我没法写剧本，而她作为编剧，是串联故事的人。这样听起来，像是找技术支持的感觉，就像有些作品必须找摄影师。但，合作后我才发现，是我想得太简单了。写剧本不可能是纯技术的事，编剧肯定有自身的创作主体。所以，这可能是我一开始没有想清楚，但最后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我没法想象，如果没有和她合作，我现在的作品是什么样，但一定不会是这样。

琬尹第一次提到黄国峻时，我还蛮反抗的，那种反抗就好比是“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想做的是是什么”，但她非常坚持。所以，光是要不要把黄国峻加进来，我们就讨论了一年左右的时间。后来，琬尹说服了我，也为此将整个剧本重新写了一遍。当时，我

已经做了一部分的内容。等确定要加入文学概念后，我才开始补充黄国峻方面的镜头，以及删除和他无关的内容。

之所以允许大篇幅的改动，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动画专业出身的。通常，专业的动画人不会轻易改动分镜，这么做会将整个创作流程打乱。正因为我们的“不专业”，才允许在拍摄一年后调整作品的主线。



作品《麦克风试音：致信黄国峻》（2015年）
单频道录像
（图片由艺术家提供）

Q：黄国峻在作品中起到什么作用？为什么一定要是他？

许哲瑜：黄国峻自死前两个月写了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作品《报平安》，对着母亲讲述自己（不会）自杀的念头。那是篇虚构的文学作品，文笔充满表演性质的黑色幽默，但却在写完这封信的两个月后真的自杀了。

实际上我们想谈的，并不一定是黄国峻；或者说，不只是谈黄国峻，而是想去思考黄国峻反映出的那种创作状态。

同样活跃于九十年代的作者——袁哲生、邱妙津都是自杀离世，他们的共通点，都是把创作与现实搅和在一起，变成一种混沌的状态。因此，我们不会预设观众必须先要了解黄国峻再来看作品。当然，要是黄国峻的读者来看，我会蛮开心的，我期待他们怎么说。做这件作品时，我是做了很多功课，看了他的书，的确对作品有影响。

Q：在作品中加入文学文本后，让你对影像作品有哪些新的感触？

许哲瑜：我最大的感触是，现代主义的创作逻辑是要你剔除所有美学以外的东西，有一种观点——或至少是我在台湾接受的艺术训练——是，艺术不是“说故事”的平台。这种观点或许是在表示，当代艺术的概念要比作品更重要。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：你理

解一本书的主旨，不等同于你看过这本书；你知道一部电影的内容，不代表你看过这部电影。但有些当代艺术好像真的不用看作品也可以？（笑）如果是那样，我会觉得蛮可惜的。现在，我更倾向于从文学、电影中学习。小说和电影可以把一个芝麻小事也说得迷人，但当代艺术好像不一定如此。我正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，以及我能做什么改变。



作品《穿颅透写》（2015年）
单频道录像
（图片由艺术家提供）

Q：你的作品和个人或群体的记忆相关，作品中的故事是虚构的，还是纪实的？

许哲瑜：我可以分享一个关于陈良慧的故事。我们还在一起时，她有一次患上了急性脑膜炎，（曾）深度昏迷了一个月，严重到医生都判断她可能醒不来（的地步）。她后来是醒了，但有些记忆是中断的。比如，她曾哭着和我说过父母有过激烈的争吵。但我去找她拍《麦克风试音》时，让她在我面前重演那一段，她说自己没有那段经历，一定是我记错了。但我确实没记错。后来她告诉我，或许是她生病后忘记了一些事，也或许是她把自己梦中的事当成真实。

我个人觉得，这件事可能是她的脑部在选择性遗忘，也可能是因为脑膜炎的缘故，使她把普通的矛盾放大化了（这是脑膜炎的症状之一）。所以，拍这个片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记忆这件事，它本身是“真”的，但它不一定要真实对应已经发生的事，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情绪都会强调或者弱化记忆。

就像我和骆以军聊《蒙马特遗书》，这部作品本身是虚构的，但又预示着邱妙津的自杀；它不是报道文学，不是日记，但却对应着邱妙津的命运。所以，它是不是“真实”已不重要。你可以说，创作是“真”的，但你不需要用（类似于）侦探的方式，在真实生活中去对应一个实体事件。



作品《重新破裂》（2017年）

单频道录像
(图片由艺术家提供)

动新闻：真实与虚构

Q：你曾说，自己早期的动画创作受“动新闻”影响。当时，台湾主流媒体对这一新生媒介提出批评，指出它通过传播暴力事件来激发民众情绪。你怎么看待它的媒体属性？

许哲瑜：“动新闻”的确有问题，但这不能抵触它的强大。我们常说，动画是一种仿生，但“动新闻”已超越仿生，它透过媒体，直接侵入了现实世界。

动新闻的制作方法很特别。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动新闻，通常在一个下午（的时段内）就能做好和播出。动画师会根据记者或警察提供的线索，捏出人物的3D模型。这些模型都有自己的“代号”，成为往后新闻的素材。因此，（虽然）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案件，但在动画公司眼里，每个模型有自己的名字，是自成一体的系统，可以在合适的案件中重复使用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看科幻电影一样，表面和内部是完全不同的状态。

Q：你的不少作品涉及历史中的公共事件，其中包括一些犯罪案件。追踪新闻热点的原因是？

许哲瑜：我早期没有想那么多，纯粹是跟着“动新闻”的选择走，它们总是关注那些暴力的、犯罪的事件，所以我的创作主题也与它相关。

做《麦克风试音》的时候，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因为，影片中提到的父母外遇、争吵、爷爷自杀都是我身边朋友的故事，我也有一部分相同的生活体验。如果你在媒体中看到这些，会觉得它很可怕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日常。

这种日常延续到《重新破裂》。我在影片中引入 1995 年黑道斗殴。事件本身很暴力没错，但我不是故意要拍斗殴的部分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段记忆。那一年，我十岁，从新闻中知道这个事件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台湾人在有一阵子是不敢搭乘计程车的，特别是新北市的计程车。现在，没什么人再提这件事，但这些零碎的记忆一直在我心里面。

对于忠仁、忠义事件，我不是直播的亲历者，我是通过儿童小百科知道他们的故事。这是我的记忆，也是对他们认知的起点。我没办法否认，其中确实有跟着媒体去猎奇的部分，但在另一面，这些事件是一个记忆，它是发生过的“日常”。



许哲瑜工作室

(图片由艺术家提供)

台南

Q: 你在台北出生，却在台南生活了十年。那里的创作环境给你带来什么改变？

许哲瑜：台北人超多，很拥挤，交通很方便，但移动起来却没那么方便。台南，人人骑摩托车，想去哪里都可以。

台南有独特的艺术生态，这种特点在其他城市都没有，就是空间共生。在台南，有大大小小的替代空间和机构，主理人可以是艺术家、策展人等，虽然空间硬件可能很小，但展览是很严肃和认真的。如果有策展人打算在台南引入一档国际展览，他（她）肯定会联动所有艺术空间一起去推动。在台南，各个空间是结盟的，展览是串联的。

我蛮喜欢这种交流的感觉。不是交际应酬，更像是以前在学校，一人一间工作室比邻而居，大家晚上带着啤酒去串门子。那是一种生活感。不管是作品内容本身，还是创作的环境，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感都是必须的。这种“生活感”在台北是相对（比较）难体会到的。

Q: 目前你在台湾是否有比较稳定的代理画廊？

许哲瑜：我在台湾没有，在上海有和 Vanguard 画廊合作和代理。

Q: 在海外的创作状况呢？

许哲瑜：我觉得，台湾艺术家在本地创作相对是容易的，因为政府有补助，也不难申请。但离开台湾，走出舒适圈，状况就变得很不一样。我个人的经验，国外的观众或许对亚洲有兴趣，对台湾有兴趣，但他们对于亚洲的认识有时候是“符号化”的。他们很难去真正理解你作品中真正的内容，或是真正认识亚洲的文化与社会。

我知道，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个难题。当然，艺术家也可以说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想法，我只管做自己的。但我觉得，这样太天真了。除非你是真的不想与外界接轨，否则这些问题你就要去面对。如何能在作品中，有效地与外部对话，创作者自己要在作品里把平台搭建起来。这也是我正在努力与学习的。

Q: 最近的创作计划？

许哲瑜：我在比利时有个驻地计划，今年年底会有个展览。现在，我大约一年做一部动画，没有足够的经费时，不会启动新的动画，这是出于现实的考虑。现在（因为）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展览都延期和取消了，我自己的创作拍摄也先暂停了。但对我来说，或许是冷静的时机，很多事都太快了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5MDkxNjc5Nw==&mid=2247483703&idx=1&sn=78db5c97816beaedb1d3f20ad19bffe8&chksm=fe37bce5c94035f3ffac0d333b26080754123f71fb4678eb782d1c654c9f29575eeb7d89e60&mpshare=1&scene=1&srcid=&sharer_sharetime=1587183606688&sharer_shareid=9c4637ffe3388c2c2e2e69529030f003&exportkey=AhTC60AZTM0qa6hRZFPu86Y%3D&pass_ticket=yEsl%2B5djZIGszBcB2ireAgzrZ%2BdfUSzTj8Md5Bje%2FCBn9TukRqkD%2FDJYfemyUXF#rd